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夢澤集卷十三至
五

詳校官中書_臣葉元符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_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_臣湯應昌

欽定四庫全書

夢澤集卷十三

明

王廷陳撰

文

務輯

晉大盜之起也權地之要置戍焉故武定亦兵備盜平
議者曰尚奚恃是而令擁乎汰之茲其故卒負悍弗縻
退無以業弗帖於理齊民威之守臣恐請曰願得重臣

者之鎮之也上命御史王某往焉曰余一人弗重吝汝以捍茲土惟茲有衆汝寔能庇俾無悸無失厥恒余一人無愆於茲土寔汝左右同在朕側御史行有言之曰子也釋近職而事於茲天子亦不子靳而使焉子於天子石也石不自啗以惠諸人豈毒之乎夫悉上之意而務布之俾淑者仗焉而逆者悔臣之良也茲行也兵之手抑與輯也兵之匪仁豈天子意卒而務輯焉負罪之民語之曰吾不兵而汝輯其誰信然則茲土之民何賴

焉且夫悍卒弗試而弗能生釀焉而盜悍亦材也豈易
克也務克者不昭其棄悍而負罪昭棄示之彼懼不免
其何不至是之謂益其奮而固其黨何克之能為子也
其務信撫密內而踈形以弛其志非大不淑獲以免以
解其從茲衆也且以捍茲土又何患焉夫禦患者究其
由作而權其術鮮不集矣齊民之謠曰麓有虎狼咆哮
如狂碩人禦之爪牙弗張麓無駭獸惟碩人之良予也
豈以不克懼乎

即卑

詹生質而官人曰詹生才汝邃汝業俟汝叙豈不汝顯
庸星史下秩也矧其質獲才者即汚予惑焉不然譬美
媛焉乃弗蒙大垢翳其妍用無以憎士則病者乎詹生
曰敢謂才然聞之矣聖哲柄世倂儻協謀亦惟是身之
美而權之以享於天下無所浮衆曰彼利我享茲重秩
其宜夫是用能終食而免戾匪是而享予朝夕懼其覆
也予偃仰焉而即茲秩且懼浮其何敢侈亦曰得予分

也敢謂才君子曰韙哉詹生之言混世者以全真也昭
潔者以標疾也必矣才而卑且曰分也濁其迹美其衷
吾於詹生知免矣

先禮

劉子節推揚州夢澤子謂之曰夫揚侈區也財侈斯用
侈用侈斯情侈情侈斯爭侈爭侈斯獄侈獄侈而理者
難焉吾終告子賄於勢而令之屏其不度也必恃也恃
而不度法為撓矣夫法善者恃也善而失恃恣不度也

勢覆豪法病善民何賴焉然則執之難翳詐而伺詐狀
若愚伏強而攻強疑於怯然則昭之難務執也務昭也
曰匪刑其可刑叔世尚也淫刑而逞淑慝偕惑雖獲焉
末矣然則仁之難三者難於非人者也君子弗難焉予
豈患子若夫擇隙而肆意弗臧也在法無名莫能罪之
務執者且惠緣督也度上之逆反情以投務昭者且惠
巧中也不刑以臨怙惡所利豈能得其不忍蔽而與息
乎務仁者且惠頑衆也是君子之所患也子其圖之抑

聞之刑禮之弼也禮以閑民閑而且越刑加焉侈者越禮禮之不立而侈是刑是毀閑焉而治其越無濟之事矣子其先禮

遐致

望雲之什壽詹母也孰為之詹母之子暨詹母之子之友為之也孰倡之詹子倡之孰和之其友和之也曷為乎倡也曰詹子如京師適其母夫人誕也則曰跪而觴惟我孟我季侑而幣惟我一二嫺姪暨我里孺而嬉以

娛惟我從子則又曰我先君子逝惟我母氏母氏耄矣
能幾誕而茲弗能觴也且我童而業茲艾矣弗能官也
用憂我母氏矧未撫我嗣息於是泣而賦賦者何賦其
感也然則衆和也何感同也感何以同均人子焉有弗
感者無親也曷為乎雲而望也曰燕楚之不逮匪朝夕
達也彼雲之悠然倏忽而燕楚可也望而思庶與倏忽
乎是其感也何以祝曰錫我母氏修篁松栢若及我
官而康純嘏是膺嶽若河海若其罔有既繁我肩芝若

蕙若茁而秀無折然則孰聽之曰天聽之曷為乎天且聽焉曰至誠動天

正復

蘄指揮李氏某惟厥先有顯庸授茲秩暨厥祖會荆難免戍於邊終焉濫坐也父早世君童仲父立撫之曰嗟哉先世之勲而弗享也非罪之坐而不務去予病焉悉狀焉請上憐之命有司復其宜旋累授者再免衆曰茲已矣乃仲父益力請如初再復賀者曰仆而起再仆再

起惟汝仲父良艱而濟惟汝先世勲實腆足庇焉是故
神實嘉而有豈專人之圖惟汝有淑質用能凝其先澤
更祝焉曰繫自茲迨其末裔無咎王子曰茲里言也予
不欲侈予言其大夫法國之衡也而歌焉其不行矣無
故勢者竊之以恐衆巧者奸之以完軀於是乎不恃正
則而期以賄成將萬無覆也君子且不欲矧不終免茲
辱之大者何侈焉予之請也予不聞地者誰而竟以濟
是唯天子鑒其情有司正其濫法之不歌予是為國侈

其何暇私李氏然聞之以正獲者不覆雖覆可無罪無罪而覆猶未覆也李氏之慶莫大於是予以是賀

良振

夔乏進士業者曰匪人茲土之靈實閔夫靈人之乘也闡茸獲乘奮無難焉乘之弗強良且蹶矣不然夔豈無良焉而久汨汨也其何忍重忝夔之士俾弗醜於四方史占之曰吉其將復是謂嶽扃其英澤絨其精闡於既盈羣士其升乃公乃卿乃令而後莫之與京明年吳子

厭之焉。夔之人曰：史言然，靈實啟之。豈專吳子良王子曰：不可，其何以賢哲之務而令史者神焉？靈之啟人，歟？人之啟靈也。夫君子勤其德業而俟焉，惟已之足恃。譬農夫之力畝，暇問豐凶，是神且聽於我，其安聽神？夫德澤之基也，業取之藉也，非德非業，靈安助之？夫鄙者實弗飭，辭曰：是靈之閔也。用善其劣，幸者淫祉，假神以侈其何崇？誕以滋俗也。夔之士其務武，吳子耶？是惟德業之務，肖焉將弗舉可也。舉而弗吳子用愧焉，其無曰靈。

之啟也以病談者

歸故

吳子令遂安王子曰遂安往稱儉而淳茲不然矣美者
階侈不守於閑而欲務濟奸國之憲以賈戾而嘗其軀
犯而能竊上用翳焉諺謂賢也夫儉刑侈者也詐讐淳
者也是唯勢丘澤不若也而卒以及何居令者謀促恃
其不越而弛度以臨不虞後至氣蕩其真及於浸淫彼
其宿昔之釀而一朝逞焉其患且倍譬不隄而咎其決

曷可免矣且夫聖哲權世明察濟偏齷齪守故寸魚之
罟施之鯨鯢裂網毀紀無難焉轍淪矣驅車而循豈御
之得不溺往聽而與更圖濟之道也抑聞之旅在達而
迷指之其室而令之歸邑之舊也子務歸之而已故崇
實抑華滋其蔭也修軌辨物閑其恣也樹惠伐頑昭其
向也明德揭典衛其侵也然而不復者否也且子瞻而
鮮嗜通而不歌峻而寡爭儉而淳子之有也布子之有
而舊是復何憚於遂安

仁理

齊魯之民寃於理錢子往焉人曰錢子諳法而明文移
以其優蔑弗獲矣予曰信然民且重寃何能獲焉雖獲
必亂夫憫寃而使也亦唯昭其恕思而務求百一之生
以畀焉豈其顛越而因以執之也不然授之民命而令
嘗其術譬驅利獸而內之囿俾搏且噬焉其無乃非仁
人之意也乎夫矜諳者不度恃明者不疑不度不疑其
何以獲彼耻不獲而務逞焉民且斃矣無故悅而意舍

之憎而意繫之上下其真而文法之務就蠢蠢之民曷能與知故慘刻之聲哲人惡之驚悍之吏聖王必戮狼戾之長庶氓感焉且夫滯法者情遺情遺法亦弊任文者實病實病文為虛是我且為咎其能臨民茲役也實唯憫冤之故亦曰試之矣知其仁仁能度能疑明斷生焉庶其有獲若曰文法一獄史辦之矣豈以待錢子

因貧

正齋先生往治山東之賦先生曰茲土貧而務徵焉艱

哉王子曰夫貧乃無患矣吾聞之含玉孕珍山乃穴修
鱗巨介澤以肆既植也可材衡虞困焉羽毛中飾肉中
豆獵子必求麗綺緻紈織人弗食故沃者速饒豐者致
約蓄者誨取區以富聞民乃禍焉嗟哉今之世不法而
誅四國病矣茲土後匪貧曷免豈天實嗇之弗以禍也
故鮮利之區天之宥也是故茲行也弗艱者四焉一曰
儉斯淳淳斯度斯理二曰無慮賄三曰計之不煩四
曰可訓勤焉夫貧首四國而誅後焉既利矣先生其毋

務腴殖之俾以富聞天之所宥先生其忍禍焉先生曰
子言激哉貧而幸之曷可說矣

居謫

西渠先生謫且行有問於予者曰先生樂乎曰否曰戚
乎曰然曰獲戾以貞犯衆之忌有是節也終吾身恃矣
蹶而虞一厄沮喪意免而值者則然先生豈有是焉予
曰否夫舉國之憲者期必濟也而弗濟焉雖弗懾抑豈
其願其曰將以獲戾而成吾恃焉是利弗濟也夫憲天

下之紀也舉之弗濟憲且墮焉墮國之憲而崇吾節然
且利之其不可矣且黜身非辱寵道為榮榮辱之端君
子審焉豈身黜是虞道用抑焉是戚夫有敵而伺吾吾
惟弗攻攻之不克敵且張矣故擊惡者必斃不斃藉其
恣也吾節務成而貽惡以藉憂其在茲夫虞蹶而戒者
怯也幸弗濟以昭吾節視怯均焉先生其能樂之

訓立

吳先生名山宅之陰有山峙焉三峯而中峭若立先生

曰是愜吾衷以號焉曰立齋予乃序曰夫飭躬蹈世者
莫如立矣夫唯立是謂道根道根是謂物宰物宰乃克
克乃不拔不拔之謂能永存永存者純是故豐侈情約
悴志幽惑智紛亂思重撼守夫五者之謂物交物交者
吾以觀吾立立迺克不立迺不克不克者亡夫道或戚
或敵或主或隸或局或闢戚其良敵弗張為羣物疆衆
物之疆備之弗忘主於一隸乃役為羣物辟羣物之辟
乃登無極局而持闢惟時為羣物機羣物之機握之不

遠夫是之謂能立能立者豐莫侈約莫悴幽莫惑紛莫
亂重莫撼夫是謂物莫之克夫率者不擇不擇者執妄
弱者不固不固者渝昭的曰明守固曰貞貞且明為立
之根立之根是謂強之衛辟之翊機之門不然且愧茲
山

勗審

袁子令邲王子曰邲之治子必優焉吾不贊子優勗子
以審夫車以載無弗勝也不脂轄不行泥也利刃日刺

無鋒竭也羣孺之嬉屢叱之弗畏或以侮威瀆也寇入室燭之寇匿用其明也勇夫不戒僵於庭易庭也故忌通者速滯亡蓄者取窮懾衆者啟頑悉情者誨姦怙勁者基折故固戶利樞無弗通矣隄之始決無弗濟矣雷霆卒然無弗震矣衆躁靜觀無弗昭矣強力疾形無弗仆矣茲行也予於子憂不通不憂不執憂不蓄不憂不敷憂不輯不憂不威憂不晦不憂不明憂不襲不憂不

力

神難

予獄既久請於神曰蓋聞之洞舛者靈也贊貞者天也故哲領不折妖體必離亂魄見褫歌哀每迷故刺聖之刃必斷毒賢之鴟必覆掩正之網必裂墮良之窞必夷是神職也予之獄也奚罪待命移時倦肢憤志恍兮忽兮聆神之難一難曰醜士懟妍修夫短僂東家之宴西隣怨詛是故握珠懷珍而贊瓦礫彼有跛鼈稱之馭馵鄰姬之瞽而曰是則明眸汝也蒙垢在伊讓其不滌彼

髮不括若已蓬首是瞽鄰姬明跛鼈而擲瓦礫也汝奚
無罪予曰天之畀予厥鑑湛湛乃緇其素詭中以容則
予豈敢予不知罪二難曰據崇者卑附操首者尾隨宅
腴者瘠依言勢忌失也虎豹違山見威於犬悍夫不戒
或孺襲焉鸞折其翼而鳶啄腹汝乃捐華背要而昔心
不移夫舍陵趨壑誨擠者也去重即輕最擲者也服冕
不則命裂者也子失勢矣固昔憎所乘而往怨所便也
汝奚無罪予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耻若疾掩耳

冒詈貪主人之利而憚進苦劑予未能也予不知罪三
難曰虎搏鄰牛操弧弗射非已利也虞人布羅獲禽丘
若見者弗禁有在野也讐腹可飽忍割朋肉痛弗切膚
也故攘鄰之膏以赴盜火庇已而已子則塞勢者之賄
奪肥乎大嚼之口而飼之人貽國人以富而甘以其身
賈戾夫存鄰牛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斃而毀虞羅遭
虞之疾是眩者為也汝奚無罪予曰梟搏鷄雛其毋奮
翅知不能庇愛弗已也夫聞啼助戮良所弗忍予不知

罪四難曰衆直頌行不勝單佞十堯崇治一桀潰之點夫伸舌惠口是屈故堅幹不伐決張不過鑠焰不撲族骨不解奔飆不障虞反傷也而子務勁者之摧而辱士之庇汝奚無罪予曰吾寧吾步之蹶誠不能使勁者之肉辱也且覆惡以求立也德強以避抑也曷可說矣予不知罪五難曰不拔之道存乎托也衆植其援以備攻也王屋之鳥弋人弗射皇圃之兔獵子不逐集瓚之蠅忍而弗擲若木之條引手莫牽螢莢生陞弗剪弗踐其

附然也故陽區無凍蟲仁壤無槁品潤國無燥類附之
及也子膚托而才援矣汝奚無罪予曰予聞之健夫終
日立不倚不僵衆恃而不怵非夫也予不知罪六難曰
世有尊官莫知其名手握雷電奔轟閃耀旭晃倏忽殊
態改視偃僂而趨償以最考唯唯將事是為豐績磬折
之腰壽其文組如醴之輔願祿是永故勁項者辱剛膝
者斥毅面者黜符中者完既泄之孔忤臆者扇不薪之
焰是天下之至威也汝乃規守矩執恭不踰憲不省已

倨咎人之僭茲構之由也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
乃俯伏嘆息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
神不復難

基進

石泉闌而邃宜業沃也宜田宜木坎而澤宜漁萃諸麗
焉宜娛以憇蕭子宮之以命焉曰石泉子人曰務趨者
不假恬耽進者不媒退志舉者不藉伏致章者不倚冥
故干霄之木弗綴欹岑振雲之翼子叢靡戢靈鮪不宅

潦珍綺之鬻也忌貧里是故以寂求聞惡弗聞者道之
左也却步矣謂弗遐即者術之乖也蒙重疾沉者願之
反也子其試矣豈其悅試而遠念以階蕭子曰否夫金
草之韻宅於虛大興稅轄脂以俟乘弧弛也以勁張利
刃必衣故不退者不進不怙者不趨不伏者不舉不冥
者不章故儉取之庫每盈不市之珍族構萬金美媛不
窺戶君子求焉競首據腴鮮不逢抑子疑予乎予茲試
矣

仁撫

李中丞撫遼東王子曰夫遼邊障也亦以障吾區也夫惡越者垣焉求弗能越也戒越可越滋越也求弗同也以無隙揭隙以示同是疾焉為誨之矣故自障者障彼也不然以藉也其能障夫障虞遐昭隱則知良摧強襲悍則勇良奮將激卒則信良奴知隸勇君信則仁良故仁衆之附也知之府也勇之地也信之圉也夫子之往也其務仁之乎仁吾區而已豈彼是仁顧彼其曷可斃

盡矣無務斃之務殖之殖彼利弗吾斃也譬虎也備而
已無或怒其安噬悍夫焉格而斃之或以傷以傷者下
也格而斃之者中也無怒者上也豈虎是仁仁吾軀焉
耳矣是故以戰戰不若以無戰戰以勝勝不若以無勝
勝鬻而已之不若無鬻一仆不若衆植故仁人讐功無
功之功曷可尚矣是障之道也故曰自障者障彼也夫
河洛罔不仁夫子茲往也絕域之氓其河洛矣且夫改
轍而馳不易其御乘之良也然難矣難裕本也茲役也

其以難夫子而裕之乎

夢澤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夢澤集卷十四

明 王廷陳 撰

文

夏令上

中和之區遠邑遠而介於他封遠故不度閑焉而易以
亂介故他逋者藪焉而互為主客止一二獲則黨為賄
而免反捕者坐是故盜也滋多夏侯至自羅當其劇也

臧馬曰弗身衆弗奮也前衆曰侯也前其誰敢不奮而
從執其魁數十人以歸狀得以聞中丞中丞曰才矣令
迺行慶辭以語王子曰吾實父母是不務與輯俾以盜
獲吾則用愧且慶也其謂非功吾則治之使盜焉因以
為戮是吾罪也不譴而慶行罪以蒙慶其何以堪抑是
以風後之人歆賞而趨唯其執也不虞其冒其罪亦惟
我王子曰夫子仁矣仁之於盜也豈將縱之仁抑亦執
之仁夫盜民之毒也盜之不執民用困焉德盜而讐民

其不然矣天地之於物也務生而已或霜雪焉鮮不摧折豈物是讐所以生之故良農不愛莠聖人不假惡姑息之政實以階殺夫假仁之吏務為區區小人幸焉然其竟也雖唯小人亦豈終利覬免而犯終以不免是縱之也為殺之也不亦多乎知不獲免犯之弗輕是殺之也為縱之也不亦多乎故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盜侯也其允有功何賞辭焉

夏令下

盜既平大中丞嘉馬諸生進而賀王子聞之曰渺哉是
曷足為君煩焉今有大盜五尚幸君之除也一曰胥史
之盜二曰鄉曲之盜三曰邦國之盜四曰言語之盜五
曰仁義之盜胥史之盜八鄉曲之盜十邦國之盜九言
語之盜四仁義之盜十有一左激詭投竊發巧中傍構
陰庇舞法深文八者胥史之盜也誇族怙強負貲并弱
閉施腴責武斷力攘棄典狎公十者鄉曲之盜也陰伺
傭乘移權貪要揚險黜貞首災幸亂崇怨九者邦國之

盜也違衷捐實遺直務甘四者言語之盜也履僻蹈凶
匿情銜世擬聖附賢信蓄詐怙宅競讓基取特扇從隱
乖顯十一者仁義之盜也五盜並興翕翕紛紛教化不
流網紀失平瑕瑜偶貢獎詆浮真天下之盜皆其緒釀
而消出者也皮之不去毛奚拔焉蒂之不刈條奚剪焉
五盜之不除盡若類何益矣是故君子識本執樞推始
稽成大盜不起天下皆寧

述慶

謝母七十之誕筵既秩羣觴焉母愉而觴也母視聽母
愆話言弗訛堂室之級步弗持也諸子若諸子姓也官
者既績居怙以豐稚業無情嬰善孩也衆侈其成莫究
由臻予乃曰無侈焉予言其秘夫祉天之握也天也其
祉閉以自封乎亦將衆之庇焉其庇也或吝也何居視
其致也弗吝而庇也卒末之稽遠其始眷俾受者不錫
是德而懟弗竟何居視其享也是故淫嘏無純窘履必
覆謙受日益怙與不終天之道也其反之舛也君子將

薄而浮焉是懼其暇侈已以懟乎且夫修不在筭延非
世也其深矣君子鑒深而德是務不惑其舛故敦已基
聞虞其替也世贊其淑史氏紀之壽之上也畏戾而飭
思瞻其躬不覲其傳壽之中也匪敦匪飭犯忌而行宜
從而長奸天之筭壽之下也母幼而婉父母嘉之里之
女則之是以女壽歸而順無制也舅若姑安之夫子宜
之里之婦則之是以婦壽老而貞以訓子若婦若孫率
之里之母則之是以母壽謂脩不筭而延非世也其將

在茲其耄耄而期也寔其致而享也匪致無臻匪享或
替母壽在德暇侈其他不然有非耄耄而期也其謂非
壽乎母值天之正矣其將無筭

上池

丁子文啟讀秦越人傳至越人遇長桑君出其懷中藥
飲越人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乃嘆曰神
哉吾恨不能長桑君遇而懷中藥之飲奚有於越人因
自命上池子曰尚庶幾哉其覲見之或嘲之曰聖人不

語神君子不志異達士之想弗虛而真人之求必獲覲
一於萬丐罕於常其左矣夢澤子曰不然是存乎人夫
尾跡而步非良武易轍而馳武之得也聞聲而肖非良
和改律而奏和之協也故比隣寡仁侶而遐方有德朋
朝夕乖良覲而間睽有真契丁子之意其將在茲是故
水不盡上池也亦盡上池也客不盡長桑君也亦盡長
桑君也我不盡秦越人也亦盡秦越人也是存乎我而
已矣是存乎心而已矣我能越人即不長桑君覲焉而

上池之水之飲焉求弗為越人弗能也我弗能越人即
長桑君覲焉而上池之水之飲焉求為越人弗能也故
我神則神至我仁則仁歸我慧則慧附其思也天或啟
之亦自啟之弗自啟天弗啟也故師曠雖聰不能鼓無
聲之石九方臯雖善相馬不能易駑駘之骨而為騏驎
也是在我而已是在心而已不然以竹木求上池不已
踈乎以邂逅求長桑君不已艱乎以蹤跡求秦越人不
已泥乎

慈慕

慕慈哀劉母夫人周氏者也母令郡守涵江君其子焉
母之卒也訃自閩君仰天泣幾絕曰嗟嗟傷乎予之罪
也夫子之罪也夫乃予何用生為矣予之仕也母留之
定省者九越歲每書致弗欲仕而願朝夕省則曰勿歸
我健無恙無念我伴我覲汝成用茲輟歸圖而今也有
茲故也是予之罪也夫嗟嗟傷乎予何用生為矣國人
哀之乃為賦慕慈或曰孰則慕焉曰言君慕也乃國人

亦慕也或曰何也曰國人之慕也以君故傳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人之不祥而以胎禍故鳳不宇梟蘭不茁蕭瘠土之植無腴而甘株之實無苦其由然也婦人之行無閭踰也其曷能顯於世用彰厥子覲厥子知母已君之治黃也不以民封已不以奉賈秩覲君儉已是故母之儉也已不以撓撼守不以誘易趨覲君貞已是故知母之貞也已不以賢蓋人不以疵敗良覲君弗妬已是故知母之弗妬也已不以毛務益其績不以口惠愚

其民覲君弗煩弗欺已是故知母之弗煩弗欺也已數者君之良也而母出焉是母之良也慕君斯慕母矣故國人之言曰嗟嗟傷乎是國人之罪也夫天乎其曷不壽母而奪吾君是故言善者稽其世贊德者本諸先已之不臧先世弗揚嗟乎讀此詩知孝矣

脩學

嘉靖乙酉春三月柱史東萊王公秀巡黃首廟謁焉謁既周而視鄰之築弊宮之左右隈是故宮之垣却二隅

而隘其前後也加侈焉曰何有於茲而夫子之宮之儉其務廣焉令後之當也無乃不可乎或曰民居也惡奪且彼安焉而病以徙艱於從從且心懟柱史乃進郡守劉公友仁曰聞郡有隙以易之夫鄰也僻隙也市市易僻且倍焉其誰弗從卒如議居者謀曰棄僻而市之即是利我奚徙之難柱史復曰茲會也其不可再矣蓋聞之君子祖議而貽衆以議者非悉也畏議而輟務以不集者非勇也且夫忌動者無佚愛費者無輯後茲會也

而以圖其晚矣砌也敗以滋蔓宜除垣也及肩俯可窺
宜益廡之覆也踈而滲雨則潦徑之宜茨檼星之門邇
闕闐宜却狹者宜擴迂者宜遂亢者宜虧坎者宜培會
也弗可再矣然費也侈奚辨哉將官乎而儲無贏矣將
氓乎而誅無則矣守曰請融之官無出氓弛供郡有盜
艘可公沽敢沽以充柱史曰善乃登期日飭有司具徒
卒度可不巡丈計陳畚揭堅綆緹蘊沙礫隆瓦石棄穢
積夷亢崇繕庇葺撤礙滯遂屈曲溝淖溢邃池儲拓銳

側表衢路時餽給數視責董者不戚役夫謂平於是乎
砌無敗於是乎垣無卑於是乎覆無滲於是乎却其門
而喧囂遠於是乎除其鄰而左右恢於是乎直其隅而
前後當於是乎道其湫而爽塏增悉柱史畫授而守也
承焉工既歲值大比學之士當選者四而魁一柱史乃
喜進諸生而言曰子知之乎風之壞也非以競故夫競
也豈惟仕士亦有之夫羣而習也劣者妬賢隊而選也
失者讎獲不修之務而妬以讐趨乃壞君子耻之故敦

本刊華厚其儲也去佻崇貞慎其發也觀善則摩逢抑
則奮務修而已忌不衷留士之良也士處子也不女於
閨而婦於室者鮮矣且夫治之無良也是無良吏故吏
之無良也是無良士故士之無良也是無良師故故師
天下之本也不可不慎也於是諸生唯唯再拜謝而退
茲役也以六月己亥始事九月甲子落成云

節錄

母談氏陳君禮之妻也其母方娠父謂其母曰若女必

勿舉俄夢德媛庭降已稍長負異慧女事無訓飾憎冶步弗裾駭也禮父異禮而儷之難聞母之賢請焉占之曰吉是謂玉英綺健篁倚栢推引無折馨流芳接將歸或曰何不裝務母曰吾聞之前者或却約焉基豐惟其立也不立之務而侈以歸恃侈而怠寔墜之速其何能競歸矣舅姑而下皆宜之踰年生子武五年禮卒母仰天而泣曰舅若姑老矣武少祚微天其不振陳天也振陳武無恙札母之母憐母幼而寡諷之曰雙鳥于洲

或射其雄孤雌哀鳴孰我更同母曰鴈無再隊君子攸取人不鳥如胡不適死竟不奪事舅姑倍禮武日立舅姑喜曰嫠也善事我我是以無禮憂而有婦孤之娛以宴會請輒謝曰未亡人悲衆之樂耳幸勿以樂悲我每忌哭之痛謂終身之喪也訓武複述往狀武哀母少厯而務寬其晚母老以愉正德改元會寬典求天下婦之節者而表之里之人謀聞母母泣曰吾分也不偕以死之愧而忍以活復聞之是以愧聞也且吾求吾分而聞以愧我其非我心抑世之婦或乏純節子

若孫誣稱焉以為仁吏議不核而賄之圖惟其誣之遂吾懼世
之人將附吾於無核而賄為之為公典羞者乃寢卒之先一日
謂武曰明旦吉乎曰吉曰吾行矣曰毋行何之曰省汝父於九
京目遂瞑論曰非節之難節而不欲以聞者之難夫淺夫朝飾
行而夕惡聲之弗彰也彰弗逮行厥修以弛寔君子難之況於
婦乎旌淑之典世不恒舉幸一舉焉奉者無良假以稱欲為婦
所不屑噫其不屑也可以愧世之急聞而私以乘上之典者矣

月槎

客曰月槎仙事也吳子擬之其不比矣夢澤子曰不然龍蛇之蟄不擇泥淖貴在莫測也故古今豪傑非常之士或起於屠釣或隱於商販何則物色不足以盡神局促不足以語變故蓄玄之士不厭乎喧囂盜似之徒或耽乎閨寂蓋內輕者必假乎外抱真者無藉乎跡也東方朔謂金馬門可以避世又有謂終南山為士夫捷徑者夫然庸知仙者之非尋常耶尋常者之非仙耶吳子吳越人也慷慨倜儻若燕趙士是風土不足盡也性氣自負然耻任俠曠達而

弗為惡通利而弗貪是蹤跡弗足盡也蓋龍蛇而變化者殆仙者流歟方將揚帆鼓柁窮深極遠日出入乎江湖浩蕩之中煙霧窈窕之際則尋源訪石恍惚遭值安知其不繼騫而遊耶子謂弗比過矣

贊恒

吳母七十之辰子姓謀觴焉母戚子應進曰父弗庇早而應棄母恃以立往應小裕將逞焉見母紡曰奚賴茲而以勤乎母曰非汝知也夫豐大之積其由也細吾匪

衣憂而勤惟墮業是懼業而墮焉憂其將及應退而惟
戒弗侈紡心以賈裕實母致茲誕也謀以娛母母之戚
也應懼弗順而納於戾母曰否汝父之捐也惡弗從忍
焉而存汝之故以汝立惟汝父貽其敢貪夫之德而已
務侈且汝茲而觴也何以壽謂裕乎而父弗覲也惟我
戚謂美乎而父弗偕也亦我惟戚戚以娛我其惟汝亦
弗欲族黨之人咸勉焉強而觴觴弗屢君子曰恒哉母
也壽其在茲吾聞之婦也者慧而不順慧則不比順而

弗貞比則不正貞而弗恪正則不共恪而弗恒共則不
永故恒者善之歸也善而無恒不可有也故天失恒俄
而傾地失恒頃而陷人失恒忽而殞暴國無脩紀仁裔
無促運磽區無腴植豐林無纖株其致殊也致之不一
恒弗恒也母慧而順貞而恪誕而夫子之戚是謂歸之
以恒夫能永其善者壽之地也是足壽矣詩曰俾爾戩
穀言善也又曰無不爾或承言恒也

揚義

予於楊翁見六義焉館一焉井一焉橋一焉倉一焉塚
一焉學一焉築宮邇達舍人執供賓至如歸征無旅困
於是乎見館義焉度泉而鑿族汲無竭惠渴之澤淵如
醴如於是乎見井義焉矚彼溪梁先構積頽旅病寒涉
力而新之旅裳無褰於是乎見橋義焉無年艱食出貸
棄責豐儲待需貧族是賴於是乎見倉義焉大疫布虐
委骸斥原置山以歸貧骨不暴於是乎見塚義焉里俗
頽蒙窶子無訓憫愚分淑禮傳收誨於是乎見學義焉

嗟乎仁哉翁是何可弗述矣夫君仁謀世吏仁謀國民
仁謀里故觀世以國觀國以里觀君以吏觀吏以民故
好刑之國民多暴好利之國民多貪好佞之國民多諛
好名之國民多偽故里有仁民明君之所寵而良吏之
所禮也翁所行事豈不篤行仁義於其里者哉是曷可
弗述也已予見近世佻夫薄子往往毀仁詆義指善人
之瑕疵忌言其美嗟夫若翁者豈可指詆弗論述哉

知備

方母吳登六十其從子之子濂因吳子以告曰濂幼而
母棄濂大母賢吳而濂托吳撫濂齊已出是故濂恃焉
而若弗母失稍長則曰吾婦也不有婦仁茲子也吾以
其幼也且其母棄也且其大母之托也而恩之惟不竭
是虞夫慈母有敗子而豢廝寡攸成嘻嘻之家不免於
吝過慈之人重以勿訓蒙乘其驕基敗寔侈且其大母
謂吾庶幾乎其免於不德者是用托焉而以病其惟方
氏之先亦弗悅督就傳濂亦懼吳負而勉以立他善夥

更侍莫悉也王子曰止知母備矣吳子曰語節焉知何備也王子曰仁無異施德無殊致故悖公之臣必忍於室篤親之人不佻於里言仁一而德同也能閨斯能室矣能室斯能族矣能女斯能婦矣能婦斯能母矣是故母知備也吳子曰德備者福備乎王子曰然福莫備於德矣履凶蹈逆宜從而延即壽焉君子弗壽也人壽有既善壽無既至德不忘令聞無窮壽之至也吳子曰善歸而語漁伴以壽

述政

趙君自黃之貳移尚書郎黃人愛莫借焉夢澤子乃為之言曰嗟乎今之弊吏二而俗謂良也一日畏吏二曰怒吏何謂畏吏舉虞其咎執辟其怨遭事首鼠苟而日月而傳視官惟其私之善而已斯之謂畏吏何謂怒吏不能其上奴遇其屬怙愎以逞而人莫之堪微沮焉拂衣起矣斯之謂怒吏其畏也是惟救過不暇而何理之能其怒也擇而官之冀其圖也而以憤誰則懟焉茲二

者俗謂良焉而予弊也布君之履而祛之可乎君之蒞黃也守乏而攝焉者過半是故國人忘其貳也君忘其攝也長吏之臨也弗毀閑以務悅焉上不謂簡禮而褒之弗恃而倨殷務荐至是惟他有司宵續不給徐而措之不疲而輯更而為衆虞後至則曰咎惟身焉其利也引察以分推而不有於胥無愛以小賄覺曰胥也而士責之過矣杖而釋之胥憚莫繼犯故郡之門無晝扁入者不何而胥貧亦無賄敗胥德焉曰賴以免戾君實庇

之其敢對於里之俠不假也侈而踰修軌以幅之里之
悍少誣右之良或曰必窘右君曰右民之望也矧其良
一而裁之其何能平直右而罪誣者夫其不毀度而諛
也其不辟咎也其不暱胥也其不俠之假也是非僻而
畏者也夫其不恃以倨也其不有譽也其不微疵之指
也其不執而窘右也是非僻而怒者也是故君之治屬
安焉而長吏宜民德焉而羣胥不怨辱者藉焉而右不
病也是而進之其天下將裕黃何得專君焉

達生

常春子往見夢澤子問生之道夢澤子曰子聞之乎務生者乃無生無生者生知無生之所以生乃無無生矣是故或翕之或張之或藏之或亡之或執之或失之或閉之或取之意而已矣無或翕之無或張之無或藏之無或亡之無或執之無或失之無或閉之無或取之適而已矣故天運有恒神祐有常天不可奸奸之者怒神不可竊竊之者殃罪莫大於奸天而竊神欲莫重焉者

其長存而務久其視也故重欲者速罪之本也能以生
乎且夫不祈而培祈之弗隨違意而施孰執其機惟有
至人棄膚引深不以紀延不以軀存是故或生或死或
壽或夭或生或死或死而生或壽或壽而夭
或夭或夭而壽不感其失不貪其存是謂識天神之根
識天神之根謂之達生

請年

夢澤子見丹崖子請年焉曰七十矣曰夫子之獲茲也

何以曰下士聞道鮮不大笑子能無笑予將子告子聞之德我者讐我讐我者亦德我恩我者害我害我者亦恩我生我者賊我賊我者亦生我百樂我德亦我讐焉百憂我讐亦我德焉百欲我恩亦我害焉百惡我害亦我恩焉百骸我生亦我賊焉百毒我賊亦我生焉故美生於乏乏生於美輕生於重重生於輕暗生於明明生於暗榮生於槁槁生於榮務執者或失無執者無或失務取者或奪無取者無或奪故知其無者有有之用矣

知其虛者有實之用矣知其退者有進之用矣知其弱者有強之用矣故目視強則盲耳聽甚則聾心思過則亂是故事天者務嗇修命者務閉嗇云者非徒嗇其欲而已也亦將嗇其智焉耳閉云者非徒閉其欲而已也亦將閉其智焉耳嗇之又嗇亦無嗇嗇閉之又閉亦無閉閉嗇嗇既無乃登無嗇閉閉既無乃登無閉無嗇無閉天地不違日月為衛萬物皆隨亦既無始亦既無終夢澤子曰夫子之言至矣吾聞之疾者促之本也遲者

延之基也夫子晚而薦焉復晚而官焉富不棄儉老不倦理仁者之心也復從事乎至人之術長生久視其在茲乎再拜為壽而去

紀賀

周君樓於第之內樓即崇據勝登吉萃良延爽棄湫納麗祛閨敞而為堂沉而為室折而為隅委而為傍軒軒爾道適爾衙衙爾宜陟宜眺宜祀宜宴其落也客往觀焉而賀孟子曰振矣周氏君大父官柱下史聞直焉百

粵是藩仁不令斬父宦弗逮於茲實培夫直世之幹也
仁澤之基也以是貽其曷弗享且夫不植胡獲君之獲
也其惟先植胡子曰豈專其先之貽亦其良也而克享
焉夫並蒂異榮均土殊茁氣豈擇施材也罔類抑樹者
期蔭也而或剪焉蔭其可得君弗剪矣劉子曰惟君之
二三昆季或令或推為時顯庸君也弗庸不怨其劣居
之愈恬是之謂能恒恒以業者其何弗成方子曰吾聞
之基廣者不圯棟厚者無折君其免矣陳子曰君世基

德而棟善君實昌之樓也象之賀子曰君無汰志無侈
容無張辭美於積而儉於欲嚴子曰欲之弗既祉之不
窮當其享也猶在君之裔乎言畢周君再拜謝曰孟子
述先以啟我胡子贊今以勗我劉子昆季以進我皆數
世之仁也方子知吾免陳子冀吾昌賀子成吾約嚴子
祝吾延予也匪材敢不夙夜竭力以無墜先世之令德
以無忝諸君之訓辭

夢澤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夢澤集卷十五

明 王廷陳 撰

文

來雨

謝君令蘄水壬午春三月不雨民戚曰何以播君步自
邑壇禱焉雨越四月不雨民戚曰何以植君步自邑壇
禱焉雨越五月不雨民戚曰何以獲君步自邑壇禱焉

雨邑人歌之是為來雨之章王子聞之曰歌也足為長
民者風矣帝也豈民棄夫錫蕃育庶靡不民焉供是務
殖也或雨靳焉食且不粒以斃務殖之而復以棄也其
否也矣是孰用棄棄吏也吏也者族氓而臨之殆為帝
殖者乎不德而賄帝其曰吾且氓殖不有於氓之室而
吏索用盈是以吾殖賄也故靳焉不愛棄民昭吏棄也
君之政也聞之矣敏而思達而執肅肅而惠法不右貸
其仆也勁者先苟民庇焉不惜冒罰邑人宜之乃大吏

亦靡不禮帝其曰令良吾氓殖焉令不有也禱輒雨豈
惟殖民不吏棄焉昭其良也傳曰禮有祈焉有報焉夫
偃僂而趨匪其衷也即湯焉以其軀犧巫也感而酬豐
品是事而幸帝之私也謂帝需乎君也不然乃不雨曰
予也帝何意焉其雨矣曰帝也予何力焉夫始不奸帝
之命既也不有帝之功也是謂對帝之休帝其永庇之
矣

鄉選

張子汝厚選於鄉過王子謂王子曰吾聞君子之於國也忠不必已夫獲而行協焉而以布俾上下之人咸享焉豈曰匪欲其或不然惡詭以容負而終則耻弗表於是乎附之可者而迂致之已實用藉是故惟上下之獲享也利猶已出忠之為也公以行之子甫而試頃而斥吾虞子之衷之抑也且子不欲夫詭而復惡夫負者吾非可者然舊於子盍吾附焉吾以其子藉乎王子曰然計之矣落不諭升北不謀取逐不議復擲不談舉予也

一出而坎繆吾武不驟而蹶自信而衆莫之假焉一言
觸長吏細人乘之吏議不核而當吾於免親與不暱國
人謂狂茲棄之道也且拾瀋以滌索亡羽而登之翮焉
欲其軒舉也否已子務進者也而不醜予棄是拾瀋之
類乎雖然思而淵者非造次之啟也決而灌者非崇朝
之蓄也屢趨無蹶步終無良棄而反之取之道也子也
其務弗吾類無弗利矣張子曰何有於茲君子務忠而
已無忌無慕子吾藉也其忍負子

江孺

江孺之亡也父哭之哀黃人傷之曰嗟嗟天乎其足以
惑矣夫侈慧者靳社予知者禡奚夫侈也何靳也夫靳
也何侈也夫予也何禡也夫禡也何予也不然俱天之
良也愛也胡弗愛也弗愛也胡愛也是故衆莫解也智
者莫以諭也王子聞而膚說之曰不偶者數弗齊者神
故寸或踰尺末戾其顛旦料昏遶倏否俄然是故重壤
襲玉而沙礫售毒卉不殺蘭乃霜悴鸞翼則折鷗鳶霄

翔時颶霽曦或不終旦是弗偶者數也矣弗齊者神也
矣故謂殤莫壽焉誕也彼明喪焉過也哀而節焉黷也
觀於此者其以感也夫其以慰也夫

成梁

南湖廣而下流必歸焉漲則澤也落復淖無春冬且要
也旅衆舟弗給其甚也輿輟載徒弛負盈途懟征邇望
而遐即也尹侯覺按武昌過焉曰茲病也將蒞者無良
而以貽乎無良者之蒞也唯已是封而暇旅恤否者藉

以益或核焉因以譴於是乎有舉焉而長吏疑將有良
焉虞核者之已疑也避弗集且夫舉大謀廣不畏單議
惟無已以從事其諒也且績我何罪不諒蒙焉弗績而
罪旅之利也我獲實多是故懼弗集也遑恤其他武昌
令陳君章聞之曰邑吾蒞也以病旅弗與祛也際舉而
弗贊也余實耻進而亟稱譴尹侯曰協矣遂事事材匠
輪良輟作計永官弗費也民弗輸也踰月事既民弗知
也核者弗罪而謂績也旅也稱仁王子曰善哉尹侯之

舉夫視涉猶已發乎其衷仁也謀而務集議不憚浮勇也抑令事也侯舉焉不推令視侯之舉體而不忌公也三者吏之良也並以蒞旅其歸乎

善居

吾聞宋君之居勝可述已誅蒙荒庸基焉拓窘僅庸充焉相宜不庸奠焉薦爽塏庸布焉鳩材美庸族焉以戶以堂以樓以室以覆以塗以墉戶也不丕然崇乎爾堂也增增然廣乎爾樓也級級然拔乎爾室也沉沉然邃

乎爾覆也整整然次乎爾塗也委委然錯乎爾墉也登
登然擊乎爾亟而事焉逝而既焉於是川不愛蓄山不
有儲紓靈貢麗匝乎其居侈哉居乎抑君子有大居焉
而宮不與焉為君言之夫君子之道居心為上居身次
之居心之道亦或基焉亦或充焉亦或奠焉亦或布焉
亦或族焉亦或覆焉亦或塗焉敦仁累厚毋邇於佻保
而不弛虞踰其作所以基也多聞善敗畢載靡艱捐隘
驚宏無或纖棄所以充也履坦以征弗比於淫末便弗

遷計惟其永所以奠也是以周旋措不違矩擇義稱事
非遯不留所以布也遐括近舍遜中以出抱而不有比
善媚賢所以族也進則却視動與省俱思瞻其躬底不
厭復所以覆也錯而展之弗愆儀則表達其有覲者謂
文所以塗也得其基斯無圯矣得其充斯無匱矣得其
奠斯無側矣得其布斯無悖矣得其族斯無賊矣得其
覆斯無滲矣得其塗斯無鄙矣夫如是不戶而崇不堂
而廣不樓而拔不室而邃不墉而擊居之大者也是而

悖之弗替弗輟世世之居也宋君有焉是故勝可述已
六善

吾讀秦公安楚錄見善者六焉一曰仁二曰省三曰任
四曰和衷五曰知六曰遜成夫苗患自昔恃而悍逞無
期夫悍且恃弗易攻也弗期而逞弗易備也不攻而備
民之病也弛而病民國何賴焉於是乎見仁矣無之歲
殺舉慮匱矧戎是侈虞侈而輟寇之利也無以充侈將
自屈也於是乎見省矣聽而無擅臣職則然及而將乏

戎之變也請則踰期已則乘會是而避擅害不滋多權而遣之衆皆厭焉上莫疵也於是乎見任矣害一而三傲蒙一舉而衆攝焉均而議之莫或主也遠而自庸疑之本也疑而不協亂且中生何能輯戎協以祛疑其何不集於是乎見和衷矣未試而授授當其才未履而虞虞當其勢婉出則曲比直發而徑中於是乎見知矣績成不據拜錫若畏引儕分譽於是乎見遜成矣抑茲淺之言公者也恤殺釀厲仁人不有重費墮圖儉者不為

忌專失會恭臣不事雷同而儼貞夫不隨計務已出大
智所黜退以居功老臣艱焉故殺以已殺之謂仁費以
止費之謂省專而不害莫指其專之謂任不一而圖卒
趨於一之謂和用已亦用人之謂知惟以益國力而無
已之謂遜成於斯有覲焉斯為見公者深矣

報政

劉子治黃甫三年而政成朝以報焉或曰政成何速也
夢澤子曰不急聞或曰聞之不急政何以成夢澤子曰

聞之急也害政滋多今之仕者曷能免矣夫急聞之吏
匪國家之計而速化是圖是故務愚其民而上用誣故
作不謀便而惟往蒞者之賢取其舊而更之不虞其習
也出言如醴複複婦仁聞者甘焉惟口而已不虞其衷
也蓄疑過深幸於輒中似而執之不虞其失也匪梗務
夷而惟右抑其或乘之祇以窘良割之不愛不虞其懷
也茲急聞之道也是而布之民曰愛我而復以薦大吏
曰良是不亦愚而誣乎是故劉子弗忍為也劉子嘗語

我曰王不蓄伯德不假權偽不可久譽不虛傳利不倍
不換往益不備不草宜作而不集寧息創而不比寧循
入而不獲寧失故好更者亂之本也賈惠者怨之機也
矜明者蔽之地也怙强者濫之所也治絲者不理而紛
之鮮弗亂矣或乞焉口惠而實不繼鮮弗怨矣寇入室
而燭之藉之明而誨之匿鮮弗蔽矣惡蕭艾而令除焉
弗絕且蘭及鮮弗濫矣是故君子作而思便有弗便弗
作也惠而思實有弗實弗惠也執而思得有弗得弗執

也天地之道存乎易簡君子則之動罔不慎茲公之心也政之由成也公雖弗聞急聞其可辭矣

篤本

賈子黃人也而家於燕其先世皆葬黃焉始祖勝葬賈坳六世祖興甫仕元葬泉嶺明之初造五世祖忠往歸焉累官指揮則自雲中反葬楊泛忠子恒恒也死事後是無復反葬也而守者浸弱業也他有有者不仁暴而據之於其巔也屋焉於其側也竊而葬焉粉櫝見誅山

麓不完守者莫何靈也用悻賈子適滇道黃拜墓下愴然悲焉曰嗟乎狐死首丘代馬悲風羈鳥商號故棲是眷操而南音土風之係也病而越吟悵寄之由也是故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聖之準也仁之則也恒之後無黃葬者力也乃心未一日去黃也鄉人不仁而暴吾祖吾敢不讐暴而不讐罪浮於暴聞於官官曰有弗讐者無祖也直之於是乎鬻之田也歸於是乎竊之藏也徙於是乎童之山也植於是乎裂之陵也

完於是乎渙之族也收於是乎怖之靈也安君子曰仁哉賈子禮樂在茲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重棄

南冥子視學於蜀謂夢澤子曰吾將旌才而斥否無假焉以為之何如夢澤子曰否夫遺礫委灰金夫是括蓄之廣也弱荻纖株雨不擇潤惠之普也美女之飾鑒弗草妍照之良也何則棄灰無熾斷株不屬去婦無還古之憤也是故聖人責功於過君子修吉於悔終履之祥

初凶畢贖末路弗傾往趨悉庇是故有過舉無過擲有過取無過遺夫是之能使才者錄而登不才者於才也士之賴也仁人之慮也

能壽

歲庚寅吳侯來守黃拙逸翁偕季夏二之日為翁七十誕侯謀壽翁言於夢澤子夢澤子曰吾聞壽有三一曰壽親二曰壽國三曰壽民壽民有七腴壽國有六永壽親有三雋七腴一曰衛良遵軌而孱佻夫見藉是翼而

屏俾公之恃二曰病暴裂約毀閑武臨於里是疵而誅
弗達其逞三曰長厚宿舊守實餘聲愧偷是禮而比覲
為俗先四曰室賄狡胥善窺舞公以市是隄而遏貪源
畢塞五曰澡枉往吏懷斷翳情伏誣是任而伸勿泥其
積六曰敦本上蒙下罔取具於文是省而刊惟實之力
七曰懾微姦人釀釁伺而崛乘是剪而夷圖之於易六
永一曰重更新銳喜事朝弛夕張是靜而持時趣弗逐
二曰平怨秉議失協駢懟互擠是和而釋無深其敵三

曰耻許媒短發私朝堂日訟是擊而息大體務存四曰振遺微疵遐擲指論在疑是酌而舉匿瑕彰瑜五曰虞隱或所忌言人襲不備是度而防變無踰料六曰全渾核責作新象促而隘是濟而舒以累長祚三雋一曰娛志隱尚不宣弗得弗懌是意而求貢當其微二曰贊德棄仁墮義修筭為奸是諭而承引之攸好三曰貽譽已修不表孰揚厥先是保而傳往聲滋著七腴曰仁六永曰忠三雋曰孝子於侯於柱下史見六永焉見忠焉於

守見七腴焉見仁焉夫忠與仁所以為孝壽國與民所以壽親

嘉政

觀風者嘉嚴君之政而禮焉國人以聞諸夢澤子夢澤子曰政可聞歟曰可夫黃繁獄之域也夫子聽焉而優且多習訟者也情跡乏核則躐而愬以下覲聽者以其自也而曲庇焉聽者匪人忌忤而務媚得而不執夫子不然惟得而已不虞其忤上亦遂之國也蝗委捕焉曰

蝗異也異由政政之不求而捕是務捕以已異為劇之
矣乃省咎去散精禱迹阡量獲差賞有轍之原蝗無留
也麻之學宮通河漲而衝圯新宮學士謀徙長老曰地
則靈而徙焉不可且不防而徙衝復及其能亟徙亟徙
將棄邑則曰誰能河夫子乎大吏聞之因以命夫子曰
弗費莫輯矣乃命虞誅材之能久者遵岸之足布而入
之出其顛腹實礫焉巨石藉而疊岸立若磐鑿支河二
其傍分其衝而殺之水至三注邑之人幸焉曰微君學

宮魚人矣室廬其濺沫矣茲而後其名嚴河三者政之大者也夢澤子曰政止是歟曰何為其然也讒口亂聽枝論奪本斯其為訟也大矣饕餮是肆魚肉我良斯其為蝗也大矣暴客伏姦伺焉而決斯其為河之患也大矣夫子惟是之務息也訟如是之務捕也蝗如是之務防也河如夢澤子曰政止是歟曰何為其然也利義戰心互勝不下斯其為訟也益大矣私妄族據蝕我善萌斯其為蝗也益大矣奔欲潰理隄之莫過斯其為河之

患也益大矣夫子惟是之務息也奚啻訟如是之務捕也奚啻蝗如是之務防也奚啻河如夢澤子曰噫哉國人之言茲政所由來矣其見禮也惟以是歟

問俗

微山子之監於楚也訪夢澤子乎江之濱問楚之俗夢澤子曰古也怨今也豫吾欲子之祛其豫焉而怨之復也微山子曰何也夫拂焉則怨矣暢焉則豫矣豫之實難其有不獲怨乎夢澤子曰古之怨也厚今之豫也佻

吾非進怨而疾豫也進厚而疾佻也夫帝妃之求怨矣
冀夫之覲焉所以為貞也屈子之騷怨矣冀君之諒焉
所以為忠也宋玉之辯怨矣冀師之明焉所以為義也
申胥之哭怨矣冀國之復焉所以為仁也貞忠義仁所
以為厚也今也豫而已言訟則豫焉腆致厥誣伏詭淵
如公禁之施因以為利言胥則豫焉惰農棄耒困士讐
誦隊丐奴希狡子盈籍言鬪則豫焉遠徼之俠介乎他
境纖轡稱兵司敗莫問言攘則豫焉江湖盜實魚鳥其

居舟子威之旅寢無寐豫於訟斯囂矣豫於胥斯汚矣
豫於鬪斯梗矣豫於攘斯亂矣囂汚梗亂所以為佻也
豈惟是哉怨者其思深豫者其思淺怨者其欲儉豫者
其欲侈怨者其守固豫者其守渝怨者其辭信豫者其
辭游是故帝妃之怨亡或豫以棄貞矣屈子之怨亡或
豫以棄忠矣宋玉之怨亡或豫以棄義矣包胥之怨亡
或豫以棄仁矣是故吾欲子之祛其豫焉而怨之復也
微山子曰子誠楚人也其言也楚吾則為皇錫極俾民

無或作怨無或作豫咸歸於極

衍畜

予既覲微山子因得其父野塘翁之為人焉翁嘗為沁水令寇至莫支免免矣或曰垢也其滌諸且見滌者矣藉之可白也不應夫豈不能於寇者而坐不支以免也將求為自廢者歟夫以其力也而垢務滌無難焉矧垢同而滌者可藉也顧弗之白也將求為自污者歟夫其不支以自廢也將雄而雌守者歟夫其不滌以自污也

將白而黑守者歟翁其知畜者乎而謂壽不在茲乎吾
聞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其以能畜日月不畜
不明雷霆不畜不震川瀆不畜不流玉不畜不輝蛟龍
不畜不神鷹隼不畜不搏虎豹不畜不變故日月必代
其變也或食或晦或虧雷伏於澤川納不棄潦玉璞蘊
焉蛟龍必蟄其蟄也或於泥淖鷺鳥將擊而戢其翼豹
霧而隱凡以畜也故不抑不揚不冥不章才不畜必匱
力不畜必屈智不畜必窮業不畜必墮四者不畜必無

以迂休而延祐是故達人知之不盡其才為弗匱也不
盡其力為弗屈也不盡其智為弗窮也不盡其業為弗
墮也能盡不盡凡以畜也畜也者百福之地也是故自
振者人廢之自廢者人振之自白者人污之自污者人
白之畜不畜也天以畜故能長地以畜故能久人以畜
故能壽若翁者其明於天地之道而達於長久之機者
歟且將與天地為長久者歟

勗濟

殷子之父繫非其罪也殷子謁子而問焉曰何以居此
曰以喪禮曰何以濟此曰以喪人曰言何不祥若是曰
是祥也夫喪禮以自居也非顏面之但瘠也樂旨之但
屏也戚焉耳矣喪人以求濟也非藉援之但強也請緣
之但備也深思焉耳矣傳曰居父母之仇寢苫枕干不
仕戚之謂也又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深思之
謂也曰是以居而濟也其有信乎曰信矣戚之積也天
且感焉奚有於人深思之積也國且復焉奚有於家故

索屍以號塞垣為隳賤臣叩心霜隕炎節戚之應也抑
欲危處會稽之耻雪焉十九年於外而卒以反國深思
之成也曰是而且不信也奈何曰日月其終晦矣是則
非人不祥天實不祥

善遷

瑞昌學宮隘而湫堂廟逆己丑冬柱史傳子之按茲土
也謁而陋焉以諭令若師曰人且病之其能安神士之
久而弗當於選也殆茲故之以其盍圖之謀於柱史穆

子秦子及諸藩泉而協以檄郡守馬子馬子曰邑吾蒞也而以他勤乎進令若師而申之畫而授之基卜焉而獲其舊云景泰而上學宮之遺也遠邑而近路達於河川原匪麗相者曰是宜宮且舊也人曰舊其棄也而即之即人之棄其無遷矣相者曰地則良彼失而棄之而復之譬斥而返彼其蓄而一朝闡焉其振且大吾見學士之羣而升也於是表以辨方度以知受懸賈致材雖他之產族而趣之掄良於工良無他適其荒穢也誅之

或蘊崇之其迂也遂之其銳也擴之其淖也導而祛之
其坎而下也客他土以實之其或亢也以其土他客也
而夷之人曰基舊也而爽塏若是於是中而廟左右而
廡主稱皆制是而面則儀門外則泮而梁又外則三門
是而負則堂立若廟齋立若廡儀門而傍則鄉賢名宦
偶而祠堂西而後則射圃齋西而外則宰牲所外是則
廨宇六十楹悉是而外則廣垣以括人曰基舊也而構
創若是於是官不言匱私不告勞董者稱平核者莫疵

庚寅之春亟有事之辛卯四月適其落之落之有四月
學之士陳子賓興焉以應之人曰基舊也而發秀若是
於是馬子之僚林子以聞於夢澤子夢澤子曰茲役也
可以喻道矣夫覬其庇而幸其應者非也吾聞士之於
道也固安之難而猶遷之難夫聖哲遐逝往指日垂守
殘執謬有而不疑是而安焉奚安之貴其或不然虞利
而趨計便而作肯於聖則輒變以徇是而遷焉奚遷之
貴若夫不為習泥不為時乘先王是程歸於古始遷之

善也乃可安也茲役也陋而遷焉遷惟其舊殆象之矣
是故可以喻道矣抑役有其念之莫與倡也有其倡之
莫與贊也有其贊之莫與任也念而弗倡不可始也倡
而弗贊不可遂也贊而弗任不可成也倡以始念贊以
遂倡任以成贊諸子有焉無寧役道其賴焉林子曰役
而弗述不可稽也述而弗文不可永也述以稽役文以
永述吾子有焉無寧役道其賴焉

紀遊

辛卯秋七月磐濱李子龍津黃子按黃以暇日遊武昌之西山玉泉張子五丘王子及予從既渡沿迴江岸初經市井隨迹原隰故阡新術遞歷互出古松夾道輿行松間風激木末響中笙簧雲陰藉裾山禽逐葢既出九曲道中宛轉盤折登頓欲疲曲竟古碣不屋剔蘚考刻感慨陳迹遂乃憇花宮登萃景樓掣蘅掇藻駢秩賓筵饗子割鮮魴鯉雜薦鼓吹墀列歌聲近筵數觴且輟攀磴緣蘿直至絕頂率情草坐命酒藉石袖拂煙霞喜鷗

驚鴛悉出尊俎之下面挹大江帆檣陸離遙覽白雉

山名

倦雲歸岫近引寒溪迅湍赴曲俯睇故城頽雉積莽吟
謝客之詩章撫孫權之劍石豪華狼藉俛仰愴神遂奮
起迴立觴轉若環勸酬不文謔浪無禁已而落照在山
候吏催暮於是二君遙歸予三客留龍磐磯宵酌磯頭
臨流洗爵忽見江光霞色窈窕微茫超然有塵外之想
惜二君之不偕也遊之明日磐濱君賦之屬諸君和之
以及予予曰古稱登高能賦者為大夫予山人也不能

賦請為君志之

志雨

吳侯治黃之壬辰春不雨至首夏炎曦布威廣澤化陸
坐揚於畝潦除於池霄漢滌雲林麓忌焚居者病汲引
者競滴浥不在田農不手耜且麥秋也逋民族攘客據
主場炊煙在野是故困不專貧憂不但智國人謀而請
於侯曰其使巫侯曰天則不雨而望之巫愚毋乃已卑
乎曰其水之淵龍宅焉其怒諸雨可致也侯曰人則不

能而索之龍於以致之母乃已疏乎曰數富之實而罪其出惟賑之俟侯曰公則不儲而恃富之藏彼實應且懟抑澤未窶及而首以懟富是以期濟也母乃已艱乎曰然則何如侯曰咎在予即予求之其可矣今於國中市不屠道不除輕罪弗繫纖訟輟聽貶食省用已徵減從去蓋謝乘禱於壇昕夕至其衷疚其辭傷其容若將隕越於地國人曰君無病乎其何以小人之故而病吾君侯聞之曰民病是虞吾何愛焉如是者日行之不雨

旬行之不雨月行之乃令於野曰脩而隄防達而溝洫
監而實視而築展而具宜而種時雨且降令之明日壬
寅雨至甲辰陂池滿受原野流溢山麓改色田畷在田
農人倍作婦子喜饁逋者反其室廬攘者修讓悲吟者
歌國人曰君實生我敢不拜賜侯聞之曰天實悔虐於
爾有衆予敢或奸天則生汝而疑於予誣矣君子謂吳
侯於是乎能格天夫格天者在實非文之能夫侯始而
罪已中而疚而不已終而人功之懼其誣已夫罪已者

而不委不委則日遠於戾而納於順未有順而不應者也疾而弗輟履之以恒未有恒而不動者也天功不攘弗侈弗張荅休以遜未有遜而不益者也三者格天之實也吳侯有焉雨也天豈侯是私

衍號

夫九峻秦之名山也陳子秦產也陳子之以九峻自係也其有契乎今夫山土石賴成擁重結頑然而林麓雜負秀色可攬是質而能文焉莫形莫遷朝代坐閱然而

出雲吐氛轉盼各相是恒而能變焉犯霄峭起爭長大
華然而承藉無選足邊藪澤是高而能下焉是故陳子
見其質不遺其文見其恒不泥其變見其高不棄其下
是故其為學也先王之是準也述典之是程也而圖牒
之必手也葩藻之必掇也是質而能文焉其為政也軌
度之是秉也德遠之是辨也而過故之必悉也乖格之
必達也是恒而能變焉其為德也賢哲之是齊也儔與
之是邁也而顓蒙之必誨也單子之必禮也是高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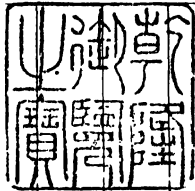
下焉夫質以為文其文也所以有其質也恒以為變其
變也所以有其恒也高以為下其下也所以有其高也
九峻有焉陳子似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
也抑豪傑之生其必鍾焉陳子九峻之鍾乎詩曰惟嶽
降神生甫及申此之謂也予於陳子望之也九峻矣詩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之謂也

明慶

黃貳守蕭君遷司徒郎或問於王子曰國人慶乎曰不

曰何故曰其君子明於其政而冀其顯庸曰君之良也
六年而遷其晚矣其小人幸君之足賴而欲私之以終
惠焉曰吾母也俾不吾是子孰令借之借孰聽之是以
弗慶曰於子謂何曰其弗慶也慶孰大於是何則夫子
之政不近名而近民為廉也弗為矯為直也弗為激為
嚴也弗為苛為寬也弗為弛為明也弗為察為敏也弗
為驟為斷也弗為愎是故其於民也無或陰焉無或窘
焉其於屬也無或馮焉無或暱焉其於長吏也無或逼

焉無或媚焉夫其不為矯之類也其於名也不亦不近乎夫其為廉之類也其於民也不亦近乎夫其不名近也是以後聞焉而竟聞也乃遷夫其民之近也是以民望私焉其竟弗能私也乃懟焉是故晚而遷者養君之譽也不以君私黃者國之公也或以王子之言聞於國人於是乎君子不以其晚恨君之遷小人不以其私幸君之留今而後國人無弗慶者



夢澤集卷十五